

宋本原缺  
二葉

卷三十二公狀





不可無城則安慶之城誠不可不築  
榦除已一面將官錢收買木石興工外  
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朝廷據榦所陳  
行下本州照應施行不勝千里生靈之幸

小貼子

榦竊見殘虜狂悖妄開邊釁目今雨水  
固未可慮秋冬之間未保寧靜欲望鈞  
慈早賜垂念容榦與此邦之人協力創  
築數月之間或可辦集併乞鈞照  
榦又有過慮不敢不申稟者常見安豐

武定軍官言開禧丙寅淮人避寇千百  
為羣沿途劫掠直至桐城縣意欲自舒  
城渡江幸而制司招人充忠義軍此曹  
方退而就招不然則事之可慮豈特一  
安慶哉安慶五縣多有港汊可通大江  
桐城宿松太湖三縣皆是邊山山多巨  
木人多積粟使虜人據舒城食所積之  
粟以為糧伐所產之木以為筏由所適  
之港以渡江其為利害豈細故哉使其  
有城則不敢頓兵堅城之下矣此項事

干利害欲乞密之

申朝省以安慶築城乞減漕司行下和糴  
數

照會本府昨準 朝省旨揮許令創築城壁自  
今年五月以來日役六七千人皆是權允借別  
色椿管米支遣目今見措置收糴米二萬石餘  
補還又準江淮制置使司行下糴米一萬五千  
石又本府年例糴一萬石賑糴在市百姓今來  
又準轉運司備奉 聖旨行下本府糴七萬石  
實緣本府今載管屬多有缺雨不曾布插去處

田多旱捐委實百姓無所從出本府除已抱認  
本路轉運司和糴米五萬石措置收糴外欲望  
朝廷以本府創築城壁興此大役特加矜恤行  
下本路轉運司免糴其餘二萬石不勝一郡官  
吏生靈之幸

申轉運司乞減和糴數

今月十二日準轉運使衙減免本府和糴米一  
萬石只糴六萬石仰仍使臺存恤小郡之意千  
里士民皆知感戴本府昨認五萬石皆是分下  
諸縣勸諭人戶糴諸縣互有詞說桐城以旱

以潦告太湖以陸地多水田少為說採  
路皆非飾詞守令字民之官上畏部使者  
亦不敢虐諸縣之百姓只有感頌相視  
嘗取會鄰郡蘄州所認五萬石亦但以  
千石拋下諸縣其餘二萬五千石係差  
客米蘄州有蘄口鎮正邊大江可以招  
本府去大江水路三百里客舟所不至  
可以招邀以是五萬石之米尚未有確  
指準若抑逼諸縣道亦不遇困苦百姓  
廩而輸之官來歲青黃未接之際必有

患竊聞兩淮州郡及汳邊一帶今歲大  
浮光來者云粒米狼戾州郡苦於無錢  
糴安豐軍六安一邑如洪如汪數大家  
十餘萬斛若委官收糴不惟米數易辦  
省餽運之費與其索之旱潦之鄉莫若  
熟之郡更望台慈痛賜體訪使邊江諸  
莫大之賜不勝幸甚

子幹復有申稟今歲四五月起夫運糧  
之民運至五次麥不及割蠶不及繅秧  
插百姓困苦至有地客殺其主人一項

事見送本府是何景色如此本府亦以築  
起夫及民兵至三萬餘人其勞民動衆豈  
廢業今三郡復有和糴之苦想仁人聞之  
為動心冒昧稟瀆

申淮西轉運司乞免起夫運糧事

運使衙行下本府懷寧桐城兩縣起夫搬  
用米共一萬石應副安豐軍支遣本府照  
萬石每夫擔米七斗并火頭等人共合起  
數千人竊詳制置使司行下起廬州米合  
廬州人夫般運今若起本府人夫異日本

椿積米若不測起發則本府又不免重  
委是利害况廬州去安豐只二百里本  
州三百六十里若起廬州人夫只行二  
起本府人夫却是行五百六十里往返  
只運得米七斗所賣之米不多而為民  
特甚尤為不便竊見安慶民戶困於官  
夫幾無以為生運廬州馬草則起夫運  
木則又起夫運諸縣和糴米則又起夫  
旦兩縣之中起夫一萬八千運廬州之  
所以安淮民而固邦本也若委是軍期急

迫本府亦不敢辭今詳安豐軍申制司制司又  
行下使司使司又行下本府則安豐軍所申乃  
是初六七間文字今已十有餘日安豐軍晏然  
無他此是但聞光州警急為此張皇欲乞使司  
軫念本府民戶困於差役且行下廬州徑自差  
夫逐旋般運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榦伏蒙使帖行下催夫運糧已嘗具申屬以乍  
到事冗未及親布稟劄乃蒙批示不勝恐悚兼  
前所申亦有未盡利害今起一夫例科稅戶稅  
戶不能自行例雇鄉民鄉民乘稅戶之急需索

數十千已重為人戶之苦官司又每夫日給米  
二升半官會百文若起合肥安豐之人則往返  
只四百里若起安慶之人則往返一千二百里  
此其勞逸已爭兩倍官司差人一往一返計十  
五日為米三斗七升五合又一貫五百官會可  
糴米六斗四升共該米一石一升五合官司費  
一石一升五合僅可運七斗之米則公私俱受  
其害更望台慈照榦所申今安豐既帖然則起  
六安一縣之夫亦似無害儻蒙矜念不勝一郡  
百姓之幸

昨進使帖起懷寧桐城兩縣夫般運廬州米一  
萬石至安豐軍已兩具利害因依申使臺訖今  
又準使帖再起太湖宿松望江三縣人夫運廬  
州米一萬五千石至安豐軍委是重擾人戶事

屬利害欲乞照前所申差廬州安豐人夫自行  
逐旋般運里數不多則民力不至重困比之差  
本府人夫相去三倍事體不同兼本府素無城  
壁見今燒磚鑿石收買竹木未免勞動百姓邊  
事不寧不敢乞差大軍興築其勢又只得勸諭  
百姓雇募執役已具築城因依申使司外併乞

照所申以本府興大役動大眾一切差科特與蠲免不勝一郡生靈之幸

昨準使帖差本府五縣人夫運廬州米二萬五千石至安豐軍本府實以民戶貧困道路遙遠申乞免差蒙使司特與減免一萬石只運一萬五千石闔郡百姓流涕感激自當即便敷差起發實緣本府素無城壁目即興築計料除燒甃鑿石外尚役三百萬工目今邊事不寧不敢申朝廷乞差大軍只得勸諭百姓雇募差使今若又使之運外州之糧則人不得寧城不得築前

功俱廢後患難保官吏士民情意迫切欲乞台慈特與併行蠲免

申制置司行下安慶府催包砌城壁事

照對安慶府自去年創築城壁至歲終土功已畢五門並已包砌目今見行包砌城身別無竒巧不過用甃石并灰至匠結砌緣目今未有正官竊恐情弊百出簡慢怠惰深為不便合行畫一具申者

一申本府權府通判董朝奉仁厚篤實潔廉謹畏未見其比今來包砌城壁支破錢物浩大

必須檢防姦弊因此易生風波全藉上司庇護庶幾可以展布

一去歲所築土城全藉同官協力不避寒暑上下一意以故費省工速今來包砌亦全藉同官協力如教授之篤實書記之精審節推之詳練察推之俊敏皆同官之賢者今欲委請四員逐日分頭巡視監包砌務令堅實懷寧趙知縣之公勤去歲興築用力最多幹嘗以其姓名薦之於朝今來所役民兵等人及措置甃石并灰多屬知縣管下令欲專委趙知

縣措置人夫并甃石及灰務令辦集毋致搔擾所合支破錢物請趙知縣詳酌申府支請司法之勁特嘗專委以倉庫出入頗能檢察吏姦不避仇怨今欲委司法專一機察諸場包砌支破物料及支請錢米仍委司法審勘無異即稟權府便與支給

一去歲興築城壁雖藉同官之力尤藉寄居士人諳識鄉風土姓相與出力贊助初得陳上舍王宣教向學賓三人監築土城其所用力已占四分之一又皆是最難用力之地較之

諸場最為堅緻費用大省去冬商議包砌城  
身遂再委請到趙判院陳將仕陳宣教三張  
宣教二王宣教胡宣教向學賓蔣解元梁解  
元共十二員各分認百二十丈專一監視包  
砌而以胡監獄陳上舍提督諸場此十四五  
人者皆忠實勤敏素為鄉閭所推服朝出莫  
歸往來監督不憚勤勞如已私事向來每員  
各差廂軍二人隨直出入并每月支送錢米  
充飯食之費州郡暇日或置酒殺會同官并  
寄居士友宴集情意惟洽皆忘其勞今來本

府照例施行

一包砌城壁全藉甄灰安慶府寺觀最多田地  
山林大半皆屬寺觀僧道常住優厚亦皆肯  
出力為官司辦事遂委僧道分頭燒辦青甄  
支給柴料工食錢米並與私家價數一同但  
僧道別無用心措置皆有方法已約定甄三  
百餘萬片竊慮其間間有鼓倡不肯用心并  
苟簡蔑裂合從本府勒罷住持其用心最勤  
者合從本府陞差上剃庶幾各知勸戒早得

辨集

一向來商議包砌自上至下各用甃厚二寸除  
女牆外城高二丈自下而上甃約百片每片  
殺入八分自下而上共殺八尺四重之甃又  
皆橫直相交謂之丁搭言其一橫一直如丁  
字然多用石灰澆灌既乾之後合為一片牢  
不可破今恐倡為苟簡之說減省甃數并石  
灰稀少利於速成不計久遠合請同官士友  
並照元包砌法以為無窮之利

一興築包砌城壁全得池州壕寨官尹椿并李  
都統申之薦到壕寨官王先二人之力而尹

椿尤為精巧為諸軍壕寨之所推服經涉寒  
暑勞苦之甚本府雖增犒設終未足以酬其  
勞今候包砌城壁了日欲從本府申乞劄下  
本軍與陞擢差遣本府亦合數支犒酒食俾  
之激勸

一本府昨委外四縣燒甃約及百餘萬只緣水  
路遙遠無力撐載尋常諸州築城例差軍船  
載甃至有往復千餘里者今四縣水路遠者  
不過二三百里昨申使司乞差江池兩軍船  
各二隻分載四縣之甃其江州既以無船為

詞池州雖差到船僅能載及一次却乃遷延  
月日又復百般需索載輓之費與燒輓等又  
且有桀驁之狀難以使令今來欲乞劄下池  
州專差兩員軍官部轄搬運四縣城輓除本  
軍月有請受外本府照例量行支犒不許過  
有需索仍不許遷延歲月如更似前乞從本  
府申舉懲治施行  
右件申述如前欲乞制置使司劄下本府並從  
所述施行毋致違慢伏乞照會  
申省土功告畢

此景誤訂  
乃卷三十  
三十三  
景也

見之勉以少事調息君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  
愈熟愈深政自無害也未易箒十日猶與學者  
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至次日中  
忽謂諸子孫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  
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  
非禮勿為非道勿學乃吾子孫言終奄然而逝  
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歎息以為善人君子  
之云亡後進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餘年二  
程子出孔孟不傳之緒得以復續然諸儒迭興  
講論不精易以訛舛晦菴文公朱先生講道於

武夷之下然後邪說詭論無復肆而後學有所  
宗師君自知學以來既有意於聖賢之事聞旁  
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從之遊視其說茫洋  
惆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授業於文公之門堅  
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文公  
嘗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功正當稱之偽學  
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君執禮益勤厲志  
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君星馳而弔心喪三年  
嗚呼若君者豈非天資之厚志學之專而又能  
就正於有道故其居官治家應事接物處之終

身無所悔忤如此則君之云亡豈不深可痛恨  
也哉君年六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  
于家娶謝氏有賢德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長俊  
之先一年卒次夢吉與鄉舉次頤之益之良之  
益之繼弟興邦後良之亦早夭女二人長適劉  
昌時次黎宗海孫四人樸椽椿榴女孫七人有  
文集十卷號唯菴斐藁藏于家餘於君有同門  
之契交遊非一日官於江之西尤相親且相好  
也因其從子益之之請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  
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請銘焉謹狀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代梁縣丞大亮作

君姓唐氏諱克章字煥文福州閩縣王埔人州東南際大海江水之所入有山屹然錯立於其中者五王埔據其上流視諸山為傑出居其間多秀民去而操巨資航大海以牟什一之利者相踵也君世家焉曾大父感大父正甫父恩皆隱晦不仕尤不喜營利輕財急義聞於鄉紹興間君大父以網運有功當補官棄不顧出藏錫二百萬以賑貸鄉人疾革取券焚之遺命勿責償焉人皆以為難君幼孤大父撫教尤至君承

一介庸愚誤膺郡寄竊言恃陋不虞春秋深戒

具申 朝省尋準行下於  
一百七十日版築之役已  
三千四百三十步其崇二  
尺趾之闊為四丈二尺面  
為準通役民兵五千人往  
日而罷以人戶產錢起丁夫  
萬餘夫人十日而罷初借大  
府廩禁軍皆以慵惰不行事

月則每月歇六日每日則停  
漸殺其半費錢若米通計官  
府趨積支遣不敢支破 朝廷  
未興役之初人戶亦樂以錢米  
取受今來工役已畢兵夫已行  
當為之事亦如人家素無墻壁  
理然興大役動大眾興工告成

### 廷照會

本府前政椿管修城餘錢包砌

照對本府備準指揮行下

所有支破錢物並係本府

動交割椿管錢米目今燒甄

脚用石三層城身用甄四重

丈用甄五百餘萬片用石灰

人夫支費在外通計合用官

府未敢申乞給降應副支遣

米亦不敢支動竊見本府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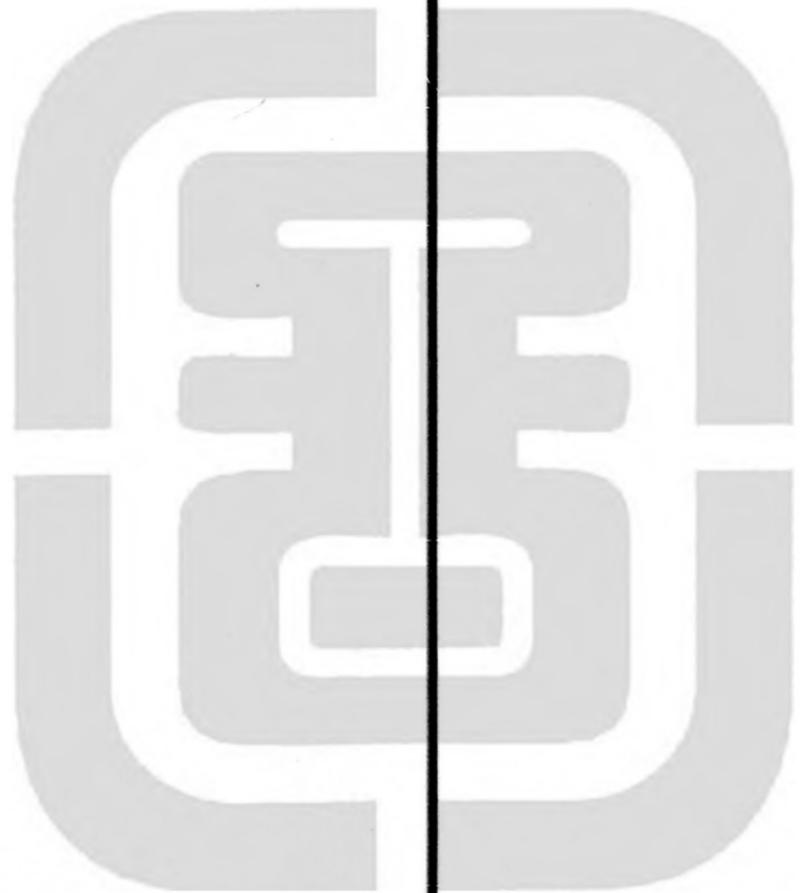
任內椿積下銀錢共四十萬

以準備本府修築城壁使用

行下移撥糴米等外尚存留  
四千九百一十七貫二百六十  
萬貫且乞 朝廷明賜行下  
錢包砌城壁向後更有闕少旋  
輒湏至申聞者

申制置司乞撥修城米賑  
照對安慶府雖稱大郡其實依  
歲春夏間率是艱糴民以為苦  
置平糴倉積米萬碩春夏出糴  
錢糴米還補人甚便之自嘉定

宋本原  
缺二葉



書考力求閑退忽奉  
倍切凌兢竊惟制府  
之職必得識慮深長

人足膺是選雖尚攝郡  
貝愧溢于中若不控陳

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改  
郡之寄如郡事業冗精力

別當哀鳴庶全晚節所有省劄  
庫未敢祇受伏候指揮正月二

同奉 聖旨不允

辭兼知和州申省

江淮制置司參議官節制六關守禦  
興江池都統司三州出戍軍馬兼權安  
事黃榦狀照對二月初五日伏準省劄正  
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徐僑差知安慶  
榦依舊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知和州節  
本州屯戍軍馬並填見闕各就送還人疾速  
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仍具已起發及到  
月日申尚書省伏念榦一介庸凡伏自 聖  
登極誤叨一命迄今二十有六年初任筦庫

當積年敗壞之餘次

臨川丁旱蝗饑饉之日

豪強犍惡之俗則以改

恩除甫司六部之門旋

則任賑濟之勞再守安慶

險阻備涉艱勤不過苟

求進方拜制參之命復

感深愧極惟是積勞成疾

十豈堪復易一郡倍費區 所有

由安慶府軍資庫未敢祇受欲望

敷奏改畀才識優長精力強盛之人  
有誤國事所有昨來控免制參指揮  
兼以北虜犯關又蒙省劄從制置司  
安慶府事牒與通判權管就帶制參職  
黃州置司措置六關守禦不敢推避除  
制參起發前去外然猶覺制幕之職非  
容事勢稍定再當控辭併望朝廷憐其  
苦許令閑退以畢餘生實荷隆天厚地之  
候旨揮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申制司乞備申省弓祠

照對幹昨任安慶府準省劄差充江淮制置司  
參議官兼權安慶府辭免不允除已被受訖續  
準省劄依舊江淮制置司參議官兼知和州幹  
以年老多病使之更易一郡倍費區處心力凋  
瘁難以支吾已嘗具狀控免尋準省劄未蒙俞  
允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寄留制置司庫訖屬  
以制司巡歷淮壩令隨至維揚邊事方殷未敢  
控請今來虜騎已退在幹即非辭難實以行年  
六十有七生平艱苦既老尤衰不惟郡寄難以  
復行管幹所有參議職事委亦無所裨益緣幹

小官不敢屢干 朝省欲乞察其衰莫備申  
朝廷特與敷奏改昇祠祿歸安田里以畢餘生  
不至有誤使令須至申聞者

申省再丐祠

準省劄改差充江淮制置司參議官  
辭免不允已勉強祇受再準省劄  
議官兼知和州尋具狀控免未  
司見寄留制置司庫不敢祇拜  
再控告 朝廷已具申制司  
祿歸安田里已蒙制司備

疎賤庸虛無取加之衰老

陽曲荷 聖朝特從所請

使欲為終焉之計忽蒙

辭不獲命銜戴恩德黽勉

即欲丐歸忽被制幙之除

不獲姑受遙領之命又蒙

不令赴司稟議及至金陵又令

幸而迄事已歸旬日歷陽既以事

區處自顧衰老不勝其任安慶又

任指揮自不應再還舊任兼辭小

就大辭難就易皆有妨嫌至於制參職事元是  
遙領不敢冒昧供職事體重大尤非衰病所能  
任責緣翰昨於丙寅年中奔走兵間因得奇疾  
日來憂慮痼疾發動難以支吾不免再瀝愚衷  
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祿以安愚分顧翰  
么麼何人乃敢僭越有所陳請至於一再跼蹐  
惶懼日待譴誅儻蒙朝廷特賜矜允實被大造  
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翰今月十九日準江淮制置使司牒備準

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黃  
翰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準省劄令將安  
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翰除已  
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  
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  
倍費區處兩上馬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  
上項旨揮仰見 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尚  
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  
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翰昨蒙改知

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  
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  
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  
之間全無禮義懷利心事上枉已而直人大節  
既虧清議可畏此翰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  
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  
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翰兩次丐祠狀  
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  
實被大造生成之賜翰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  
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  
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翰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  
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  
參以非其所長且元是外郡遙領不敢輒行供  
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  
區處不敢祇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  
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  
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 朝

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準省劄令依  
舊知安慶府竊念幹稟資介僻處分孤危平居  
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  
今既辭和州復之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  
不宥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  
已籍籍生平自守庶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  
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  
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  
為念幹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為區處造甃四百  
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

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  
可託者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文監視朝至暮  
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須可畢工 朝廷所給  
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但付之權官  
亦可不勞而辦况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遊  
宦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  
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  
徒取譏訕兼幹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  
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  
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

投誠造化欲乞特為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翰昨準省劄再知安慶府翰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賁到省劄一道乃知蝼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憫

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翰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庶恥之風哉生平猶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蹈於無庶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輒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寇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察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庶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

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  
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姦工役無所逃其役  
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 朝廷顧慮上  
設禮義庶恥以遇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庶恥而  
事其上賈誼以為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  
翰有辭小受大寡庶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  
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  
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化  
翰所以寧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兼翰  
開禧兵興往來五閩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今  
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疾喘不可支 吾欲望鈞慈  
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  
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申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  
日三省同奉 聖旨黃翰令赴行在奏事者翰  
蝼蟻小臣比蒙 聖恩改差和州固嘗以衰病  
辭矣繼準旨揮再知安慶府又復引嫌控免揆  
其方命合即嚴誅天地優容不加之罪更叨收  
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 朝廷委曲注意

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幹素無朝蹟遽對清  
光平生之榮莫大於此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  
疾趨前進豈宜尚有陳請然人臣之誼敢懷隱  
情蓋有不容不屢瀆者幹踈庸拙直實無能解  
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  
粗知世務或能罄瀝愚管有補聖化萬分之一  
耶幹為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已奉法恪守  
常程初無竒策何定上禪日月之明而性資狷  
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迫顏  
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儻又不自量

度冒昧而前非特術業空踈無以稱塞明詔當  
退而進有乖名教徒招物論恐孤 朝廷平日  
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  
祠祿使得退安愚分費荷造化始終生成之賜  
須至申聞者伏候旨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申省

照對幹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  
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吳季真除廣東提舉  
趙汝倣除提舉廣南市舶黃幹差知潮州並填

候

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  
三十人疾速起發之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  
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幹官  
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悃幅須合控聞伏念幹  
碌、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躡皆出  
望外奉祠來歸養痾待盡潮為佳郡且復便家  
仰戴簡記使令之意幹頃以奔走州縣不避勞  
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  
間忽加痞結坐卧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藥  
餌扶曳上道必至顛踣兼聞潮陽闕守已久濡  
滯日月深恐廢事欲望 朝廷察其誠實持賜  
敷奏亟選賢守以惠一方使 幹補滿祠祿優游  
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受  
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伏候 旨揮十月七日  
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  
發之任

再辭知潮州申省

照會 幹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 幹嘗以  
老病申乞敷奏寢免 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  
省劄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旨揮疾速起發

之任者翰螻蟻小官不當再三申瀆上恩隆重  
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沉痾難以支吾向者  
聞命之初驚恐昏愒拙於敷陳以致誠意未孚  
復降促行之旨乞念翰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  
息日衰病勢加甚今夏復於腰腹之間結為癥  
塊上下攻擊痛楚難堪行動寢處常須擁護呻  
吟困悴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復走道  
途若更郡務縈心立見顛仆上負聖恩下速官  
謗欲望朝廷察此由衷之請貫其方命之誅  
特與敷奏追寢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  
宮廟差遣一次以活餘生實荷生成之施所有  
省劄見寄留福州軍資庫伏候旨揮十二月十  
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差王管亳州明  
道宮任便居住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照對翰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  
旨黃翰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  
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任滿前  
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到日止仍具已  
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翰照會者伏

動

念翰蝼蟻小官便合聞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  
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翰極陋至愚無足比  
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為倅  
一年而予郡越去故常極為超躡而翰稟資狷  
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勤多齟齬但知悔艾甘  
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為大幸而恩寵之沓  
至委實難勝衆議交非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君  
父必至自速譴訶况安慶為郡實今重地付之  
庸繆衰瘁之人責以保障蕃宣之效恐辜委寄  
倍費生成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  
翰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  
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  
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行狀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

君姓林氏諱暮字丕顯福州連江縣鄭崎人鄭  
崎州之東南海中水環之去市郭絕遠島居之  
民耕且漁以生罕業儒儒名者率狹陋守尋常  
無超越之見君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為  
文操紙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東  
萊呂先生為同舍生東萊先生年最少少於君  
且數歲先生所為詩若文輒手抄默誦之其後

先生以道德文章為四方學者師，樞衣從者數百人。君聞之，慨然曰：「吾得師矣！」裹糧浮海，誦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君年四十有二矣。先生方哀集諸儒詩、春秋之說，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諷玩抄錄，窮日夜不少，懈勞心疲，精甚或眩瞶。僵仆幾不可支持，少定復據案誦習如初。先生常曰：「此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焉。語及當世名儒，歛衽起敬。而於武夷朱夫子尤拳拳，不少忘。後嘗一再侍函丈，猶以貧且老不得朝夕見聞。其鄉人有嘗從學於夫子者，雖後出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易，純實事親孝友，於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母夫人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慙歎以至泣下。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為道故也。今又安能舍其親而為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

子

者雖後出晚輩，必造門願交。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易，純實事親孝友，於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母夫人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慙歎以至泣下。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為道故也。今又安能舍其親而為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

人不忍聞既反哭曰吾朝夕侍吾親而忍一旦  
離之乎晝奉几筵夜宿墓下更三年如一日名  
其所居之廬曰著存除喪猶不忍去迺率其子  
弟若兄弟之子肄業焉終其身平生未嘗計資  
產豐約兄弟同室無間言輕財急義朋友之貧  
者力調之衣服囊篋恣所取至有背義忘施而  
復請於君者君待之如初無毫髮怨望靳惜意  
君家伏臘本粗足卒以是取困乏鄉人皆嗤之  
君曰吾有讀書教子而已貧富貴賤天也死  
日家無餘財朋友善類無不為之齋咨灑涕者

嗚呼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  
樂資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又不  
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斲喪其良  
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茁之隈超然知  
以從師問道為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  
不賢於人乎哉君之曾祖蘇祖 父元炳皆隱  
德不仕至君始獲與薦書娶柳氏潘氏子二人  
審向審尚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趙汝渙次未行  
君以紹熙癸丑年正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將以  
甲寅年後十月葬於金聲坑之原審向來言曰

先人之友最厚者莫如君知先人之志趣行事最詳且實者宜亦莫如君今不幸先人歿不次其事無以發先志示後人敢以為請幹州角聞君名既冠從師於武夷金華遂獲與君為忘年友二十餘年之間辱君之教而於金華之日相與為最密故知其所以為學者尤詳焉遂不敢復辭而次其事之大槩如右謹狀紹熙五年九月日江夏黃幹狀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  
本貫漳州龍溪縣

朝

曾祖 補太學上舍生妣黃氏

祖 彦道鄉貢進士贈贈奉郎妣安人莊氏蔡氏

父 羽朝散郎通判衢州累贈朝議大夫妣宜人楊氏

公諱遇字子正王氏之先世有篤行鄉閭敬之以長者名其家至公之曾祖始以舍法兩魁其選朝奉公五與鄉薦雖不第以儒業顯相繼為學者師別駕公博而文尤長於詩所留題人爭傳詠以熟公資警敏自力於學少遊鄉校挺挺

見頭角甫冠為太學生文辭優異月書季攷數  
占前列未幾升上舍東萊呂先生器之以學職  
屈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敢犯乾道五年廷  
試中甲科調臨江軍教授丁別駕公憂閩俗多  
忌以喪歸自外者不以入其家別駕公歿於建  
公護喪以入殯楹間哀毀蔬食終三年無違禮  
再調處州教授丁宜人楊氏憂既免喪再調蘄  
州教授公之三調教官也率需次五六年其  
不赴也又率以官期甫及而丁家禍至蘄  
之登第已十有七年矣一時輩行才學出

者皆已登聽仕公恬然不以動其心方間居時  
不遠千餘里受業於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之  
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為已憂精思力行以  
求自得不務為入口出耳釣名聲求利祿涵泳  
淳涵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期公矣  
蘄學久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為程課寢  
食必於學日為講說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  
之傳為正夜漏下二十刻猶裴回學舍督諸生  
誦習獎勵戒飭蘄人化之衣冠濟濟若中州然  
既滿秩丞相留公欲以掌故處公且囑公俟公

曰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俟是吾不才以自  
取辱也亟趨部注福州懷安縣丞閩帥詹公體  
仁鄭公僑以禮屈公寘幕府公極意裨贊事無  
纖鉅咸盡其心力不以名德自居也給事尤公  
衰祭酒李公祥皆一代名流交口薦公丞相趙  
公亦聞公賢且將擢用而偽學之禍興矣以薦  
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長樂縣丞相陳自強侍御  
林采輩所居權勢熏灼鄉井騷動官吏凜凜奉  
承少忤意輒罪去人 公憂公介然自守持  
身廉謹莅事公勤諸 亦莫敢撓也樽節浮

尾  
費積緡錢數千興修大塘水利溉田十餘萬頃  
歲旱而稔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公德郡以聞于  
朝當路者不敢沒其實而增秩焉轉奉議郎通  
判贛州公之方注邑長樂陳自強為諫官與公  
有太學同舍之舊欲薦公其滿歸也自強為丞  
相欲留公其倅贛也部使者既以公薦屬有旨  
侍從郎官薦賢諸公要人亦交以公聞時韓侂  
胄顯國公毅然不少貶以求售也侂胄既就誅  
羣邪竄斥衆正登用丞相錢公始擢公為太學  
博士未數月除諸王宮教授駸駸嚮用矣適毗

陵大旱議選可為守者以公誠心懇惻熟知閭閻疾苦遂屬公既至講求荒政竭官府之儲以賑民公帑之餽遺公廚之燕犒一切停罷積金數萬緡以資糴本捐俸金以助賑卹勸分通商織悉具舉屏騎從出入阡陌去城四五十里間皆躬自巡省餘擇官吏以委之無一戶一民不被其惠者毗陵歎最甚而民無流殍公之措置有方而勞來不倦也既又講求毗陵致旱之由以為其州地勢於浙西為最高所仰者太湖水利往、為勢家侵奪填率為田於是悉行開掘

使復其舊雖豪右無所憚時朝議欲行鐵錢於沿江諸郡公以為兩淮鐵錢壅滯民間重困正以盜鑄者多今又於沿江州郡行使盜鑄之徒必欣然動心莫若權罷止鼓鑄則鐵錢當不勞力而流轉通行矣未幾京口果以軍情動搖為言始服公遠識而鐵錢之議寢矣浙東大飢廟堂以公有毗陵救荒之功遂詔公為提舉常平使者入對言水潦浸淫大陽虧蝕災異相仍淮南凶民嘯聚動以萬計京都護衛理宜嚴肅乃有狂夫唱亂駭聞四方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不

為深思遠慮乎必須齊戒以飭躬到大以進德  
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法令  
貴乎順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斷絕斜封墨勅之  
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又言常州北濱大江南  
連大湖運河貫其中兩旁支港接續聯絡今皆  
堙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謀取大利乃於  
水面圍築成田則傍湖之水利皆廢矣若朝廷  
明行禁戢為郡守者任滿必開浚一二所則水  
利流通矣公既至留心賑濟一如毗陵時鹽課  
久不登檢柅吏姦優恤亭戶鹽貨之入視昔有

便

加焉朝議欲行計竈買鹽之策公力爭之以為  
昔人置立鹽場定為鹽額非不知竈之可以數  
計必其顧惜亭民不欲盡其力也今必計竈或  
有虧一日二日之鹽官司使以罪加之則雖黥  
罪日積不可勝加非惟浮鹽難買將與額鹽併  
失之矣設使官鹽充積必有獻言計口賣鹽者  
則是今日之計竈買鹽乃他日計口賣鹽之原  
也議遂寢公之論事發於忠誠故質實剴切如  
此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 皇帝  
臨軒策士公考校殿廬地禁事嚴時公年已七

十矣不敢辭得疾噤不敢告既畢事病轉劇以  
 六月九日終于位公性仁厚族人不能自食者  
 贍之葬死者之無歸貧不能嫁者具資裝而遣  
 焉朋友之絕者捐金以賙之蓋有長者之遺風  
 焉家之吉凶喪祭一以古禮斥去巫覡老佛之  
 陋故公之歿其子治喪悉遂公命公在靳與諸  
 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名曰漢議  
 及其他文集悉編次藏于家公先娶安人陳氏  
 繼室安人沈氏皆有賢行先公卒子二人長仲  
 信預鄉薦亦先卒次仲誠公遺澤及焉女一人

適承務郎知福州福清縣楊士訓孫男大人女  
 二人公歿之年十月二日葬于其州龍溪縣石  
 獅山之原其子仲誠次公行事而以行狀屬翰  
 且曰仲誠之先君子不妄交於子獨倦焉其  
 母辭惟公立言行事炳然在人聃者既不可泯  
 沒矣士大夫馳逐於富貴蓋有不度其才之稱  
 否而冒之者焉及其析圭儋爵顯其身肥其子  
 孫而視公家事乃漫不加意公以少年擢高科  
 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於用也宜超躡貴  
 顯矣乃反低回遜避若不肖就從仕四十餘年

列於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卽曹用不足盡其  
才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於老且死而  
無憾焉是非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  
之中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也是可激  
貪警惰而厲風俗矣遂不辭而叙其事如左謹  
狀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本貫贛州寧都縣

曾祖京妣林氏

祖通妣嚴氏

父從事郎靜江府司理參軍妣謝

氏楊氏

君諱興宗字光祖其先廬陵人唐末始祖士方  
為虔化令遭五季之亂因家焉紹興間改虔化  
為寧都家世業儒饒於財喜施予閭里稱之司  
理公性嚴重不妄言笑監金陵稅院奉職廉勤  
大為建安忠肅劉公珙所知年踰強仕即倦遊  
以致其事君其嫡長子也資稟純厚襟懷坦夷  
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則剛毅有立自為兒童不  
好嬉戲儼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

習一意於聖賢為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怡然兩預鄉薦不第即棄去慶元五年該息廷對入等調主隆興府南昌簿南昌劇邑簿書繁冗吏緣為姦君勾稽不倦戶籍升降稅租登耗毫髮無遺漏牘而藏之官民俱便歲適大侵趙公希懌持倉臺節選可囑以荒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檢視虛實務均其惠富民有蓋藏者勸以出粟平其價斲而牟利者發廩而償其直飢民賴以全活趙公賢之

凡民訟歷年不決者雖旁郡外邑悉以委君有袁州分宜董氏者園池為近鄰所占改易途徑人莫能辨君廣諏博訪親詣其地索文券考步畝積年之訟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黨孤弱徙其母外邑指為逃絕給據而佃其業經四十年其孤訟之數載不獲伸漕帥二司交以委君索據辨證考其業之所自出旁引鄰至及元賈業之子孫供證得實一府稱其神明邑有豪民窩聚逋逃流毒一鄉無敢誰何人以寃訟里正驗實復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訟之無以自明

君造其里鄰近畏之莫敢言得十歲小兒訪聞得實解府黥之鄉民以安君嘗誦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昌簿職雖微不敢自怠理寬雪滯無慮百十數其欲去也士民合數百列狀于部使者迷其政績挽而留之既不獲命則送別者塞填街巷餞于江臯者屢滿焉見者以為先此簿職所未有也秩滿注肇慶府節度推官君於是浩然不復有從官之意矣君生未閱月失所恃事祖母至孝嚴氏歿獨予田數百畝以助遊學君不以自

私悉以供歲時祭祀之用司理公晚年以舊屋近市闢室于金積谷口之陽以適餘年君以晨昏不可遠離遂闢其旁以居司理公得疾不遠數百里躬自請醫朝夕扶持湯藥衣不解帶事繼母楊氏尤得其歡心居家動遵古禮冠婚喪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躬行踐履之學其於鄉黨無賢愚貴賤接之以禮見人有善稱獎不容口聞人之過及以急難告者如已隱憂凡鄰里有紛爭必先于君君以理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已物以息訟人或

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於恕使自愧服禮  
賢好士出於誠心往來寧都者以不見君為憾  
過從者館穀無虛日故田園雖豐而囊無餘貲  
處之無悔也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  
取後凋之意扁曰歲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  
友為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菴鈍叟日處其中  
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  
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君晚  
年方欲休致以卒所業不幸遭長子之戚未半  
載而君遽得氣脇之疾雖卧疾手不釋卷故舊



祖父之訓不復以生業為念賑乏已青無毫髮  
靳惜意始治進士業不售即棄去視世之榮利  
泊如也嘗曰讀書務明理豈必為利祿計耶留  
意經籍至老不倦歲晚眊昏諸子誦書必令高  
聲曰庶我聞之而有益也聞晦菴朱先生講道  
武夷語其子畢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游尔其  
毋忘吾志乎既而畢獲登門授業以歸詰其所  
聞竦然曰吾得聞所未聞死不憾矣繼而曰入  
耳出口學者大患爾其戒之其輕利重義而篤  
於問學如此故其處已應事往來有人所不能

及者居家孝友接人樂易執親之喪三年如一日既免喪猶不忍服華飾夫婦相敬如賓親屬間里遇之有恩未嘗有違言下至奴僕撫之亦各得其意終日恂恂如不能言至其見義必為則斷然有所不惑也性不喜浮屠常謂學佛者曰謂事佛為可求福田利益即是教人以為善而有所利也謂能懺雪罪惡即是導人以為惡而有所恃也使人皆自是心則為善不誠為惡不思佛之教使然也尚何足學哉識者以為知言娶陳氏先君五年而逝治喪不用浮屠鄉人

皆異之君不為少變為文以示諸子大略以古人治喪自有常典羌胡之教不足為法吾百歲後汝曹謹毋為邪說所惑以背吾言故君之歿也諸子得以不敢徇俗者君之教也自佛之說入中國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雖豪傑之士有不能自解免者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甚故閩中塔廟之盛甲於天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列之正寢朝夕事之惟謹髡其首而散於他州者閩居十九焉其崇信如是君乃獨能不為所惑非其義利之素明問學之素講其安能若是

耶若君者可謂勇於義而篤於自信者矣君以  
慶元戊午正月晦日歿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三  
人畢暉習女四人長許適歐公旦次蚤亡餘未  
笄孫男一人復孫女一人先是君為母潘氏築  
墳於九龍山之原曰吾生事之未足死當祔之  
朝夕必往省焉至其衰病猶扶杖以往忽自歎  
曰吾老矣登陟良苦孰若蚤從吾母遊地下乎  
諸孤從其治命將以四月二十九日葬于潘氏  
塋之東偏而記其平生言行以求狀於余余於  
畢有舊好辱聞君之行為最詳哀其請而不得

辭也故為之類次其大略于右謹狀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

君諱植字立之姓潘氏九世祖諱事王氏為  
銀青光祿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閩家于福州懷  
安縣之水南世業儒至君之考諱滋始貢名禮  
部紹興初習淳質中原衣冠多南徙吾鄉之儒  
學彬彬焉其以文詞行義為學者宗師則若李  
若林其傑然者也二先生之學以孝弟忠信窮  
經博古為主及門之士亦往。渾厚質實志尚  
脩潔若貢士則又其徒之傑然者也貢士於學

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游後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武夷有非他師所能及者遂慨然屬其子往師事之君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而往拜焉君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衆皆謂宜以童子應試者貢士曰躁進速成非教也少長為文操筆立就然未嘗效世俗剝削綴緝曰韓與蘇吾所法也於二氏之文關鍵脉絡沉潛諷味故其為文語意雄健遊鄉校流輩推先焉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復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

貫穿出入如指諸掌談論亶亶率嘗屈其坐人方以世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君之天資學識於科目可俯拾乃與其弟皆以弱冠樞衣有道厲志前脩回視故習若將浼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為己為本由是師友交稱之退而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礮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詠自娛閨庭之間怡々如也生平慷慨有大志不能規規較錐刀事生產襟度坦夷無畦畛於親友之誼尤篤每見必連留竟日情意

懇款殽饌之費不計家之有無喜施予賙人之  
急雖斥家人簪珥以振之略無秋毫顧惜意鄉  
閭有事訟者輒諸君求決君為之平曲直以義  
理開譬各釋其所爭而去親戚急難奮身以援  
之利害有所不計雖罹困辱不以為悔急於救  
世亦有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雖未免賢智之過  
然以世俗滔滔橫目自營者視之是可謂之  
賢乎使君而見用於世其事業當有卓然可觀  
者而困頓疾病卒膏其志以歿所以施於家信  
於友行於鄉閭者僅若此豈非命夫君疾病累

年至其屬續之夕與其弟訣若未嘗病者亦可  
謂達於死生之變矣死之日親朋閭里無不為  
之洒涕亦君之誼有以感於人也夫君享年五  
十有九以

終于正寢娶氏

先卒子一人大圭業進士女一人適進士倪泳  
孫孫女一人以踰月之制

葬于

之原禮也翰之兄弟嘗受教於貢士公於君之  
兄弟交遊者非一日也生同里學同師今又締  
姻於君家則述君之行其何辭謹撫其梗槩以  
誌來者

太恭人李氏行狀

太恭人姓李氏諱洞安其先李唐之裔五季之亂有徙居興化莆田者郡稱甲族曾祖宗顏贈通奉大夫祖持正左朝請大夫知潮州崇觀間與曾叔祖諱宗師同遊辟雍名振當世號大李小李其後宗師延對為第二人朝請公繼亦擢第父尹仲迪功郎廣南提舶司幹官母朱氏禮部侍郎棊之女太恭人端重靜淑一語笑不妄發父母愛之既長相攸為朝散郎知高州贈朝議大夫趙君諱公賓之配孝敬慈順以賢婦稱

朝議公歷仕四十年居官廉謹不殖貨利所至可紀者亦內助有力焉朝議公終于高州太恭人扶護以歸艱險萬狀既達寓里囊無餘貲聚指数百惟以勤儉教子為急每謂諸孤曰汝輩年漸長宜各勉學使吾及見汝輩成立他日見汝父於地下則無憾矣間閔貧困餘三十年至其晚歲長子抱孫聯翩科第太恭人自處冲澹日課佛書自言吾生平未嘗萌一惡念喜施予不問有無諸子欲奉版輿便榮養不顧也由是諸子各擇邇地以仕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晨興忽呼諸子孫而告之曰吾昨夕夢朝  
議公在前言如平生數將止此乎命辦衣衾  
且湯沐家人以太恭人體力康強何遽至是或  
竊悲泣復視之曰不可徒亂人意言訖而逝享  
年十有初以朝議公再封安人復以男彥  
候彥倪兩遇明煙加封太恭人男十三人存者  
九人彥候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彥假  
從事郎邵武軍判官彥倪奉議郎知南劍州尤  
溪縣彥優中國子監舉彥仍從政郎興化軍興  
化縣令彥仟修職郎廣州南海縣東尉彥偲彥

偶彥傑並累中監舉女九人存者四人適進士  
林炳蔡幼度國學進士林應辰進士陳雱孫孫  
男十五人璵夫修職郎潮州潮陽縣主簿璿夫  
綰夫並三中監舉旺夫習進士業尊夫紱夫並  
中監舉瓏夫統夫盤夫遂夫暉夫嵩夫興夫尚  
童幼孫女十九人適進士蔡應孫錢琳鄭元父  
迪功即前汀州清流縣主簿杜功綽進士林天  
祐陳學文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時淦不惟衣冠  
之盛萃於一門而樂善循理人無間言者賢母  
義方之訓也詩人以麟趾信厚為閔睢賢淑之

應其信然耶天族天所庇也一室之內母子兄弟無一念而非天也則如天之福豈自外而至哉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候官縣保慶寺上鳩山之原從朝議公之兆也前期考候掇其世系行實俾翰述之翰家世城東後徙而南未嘗不東首者以丘墓之寄於東也丘墓之感又未嘗不痛心疾首焉則於其鄰之賢者安得不欣然慕之今乃知其為賢母之教也既以自悲又悲夫人之不可復見遂述其事以誌來者謹狀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周卿字少望林氏為閩大姓孝友之風著自古昔散而處者亦多聞人公之先占籍福州之江南五世矣江南為州之中土其俗質實渾厚故公之家世皆以篤行厚德稱於閭里公敏悟端重色溫氣和襟懷坦夷與物無競少從合沙先生鄭公少梅學通易大旨所交遊皆世名勝及壯失所怙事母馮氏年八袞公鬚髮皓白怡愉戀慕有嬰兒之狀處兄弟友愛常恐傷其意皆產厚薄一不經念悉推祖父遺業奉其兄鄉閭有同氣爭產不平者必舉公盛德

以為訓仲兄蚤世撫其孤女使有所歸宗族卑  
微婢獨不能立死喪嫁娶不能舉者極力賙之  
無倦色其居家未嘗厲聲怒容居鄉未嘗後人  
先已趨人之急如已隱憂聞人之善若自己出  
以是服公之仁慕公之義者內外老稚無間言  
公自少遊場屋已蘄然見頭角人固蘄公以大  
其家矣已而蹭蹬不遂公處之恬然安貧守義  
擇師教子之外無他念公之子司業君垌遂入  
太學連中有司竟以舍選魁多士出館郡紱入  
儀天朝斑衣爛綵極其孝養公亦未嘗少易平

素遇貴賤必與之握手劇談無復畦畛語及桑  
梓則動心墮淚不知宦遊之樂也會兩學與京  
尹競司業君謂待士宜以禮力爭去國兩學諸  
生扣相府門乞留者數百人公以得歸為幸趣  
家人指日就道既歸即所居之旁鑿池築室樓  
以儲書亭以宴客草木成陰風日晴燠親賓畢  
集醜酒高會年幾九十視聽步履不減少壯飲  
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  
知其已老也忽晨興命家人取瓜果杯勺羅列  
庭下公起攝衣焚香酌酒以告曰某年八十有

六天地庇護之力也生平心事毫髮不敢欺請酌此而逝又呼兒孫下逮僕隸飲以辯曰人生如寄吾年至此尚復何望此心無累可行即行今與汝曹酌此而別越三日疾有瘳家人問安否公笑曰清明即行至晚命浴索酒一飲整襟正寢而逝嘉定庚辰六月十九日也其達於窮通死生之變如此則公之處於家於鄉者又不足以及盡公之蘊也公寬厚博大人也豈若是淺丈夫然哉利害未毛髮許兄弟骨肉反目如仇讎榮辱得喪之際小不如意則戚然若不可以

生者一旦意得志滿則前恭後倨視故交如路人於公得無愧乎公教其子以書生起家名聲震當世立朝挺有風節不可謂無所自以子恩封至通直郎娶陳氏追封安人先三十二年卒子一人司業君也孫男三人昌嗣昌壽昌敬昌壽國學生餘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國學生陳嘉謨次迪功郎前潭州湘潭縣主簿陳興龍次勅賜同進士出身魏復亨次進士黃輓次尚幼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移風鄉龍灣之原從先兆也幹於公為後輩獨嘗拜識公於三

十年之前既與司業君為筆硯交後復託姻婭  
之好於公行事知之審矣司業君以述公之行  
見屬不容辭謹掇其梗槩以諭來者謹狀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  
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  
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  
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為長者曾祖  
緯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  
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

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  
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為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  
浼已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  
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  
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  
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  
屬鄰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剖析納  
之義理不可則面析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  
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  
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

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歛為已慨然以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為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已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

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忘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墮淚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

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榦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守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太安人林氏行狀

安人姓林氏其先自莆徙福州為長樂縣新溪人嘉祐中有諱端復休復者兄弟相繼擢第為郎自是族益大業儒益衆夫人之曾祖祖皆以學行為里閭推敬考諱中紹興戊午進士第四人累官至奉議郎夫人端重警敏誦書一覽不忘語孟諸經悉通大義少從羣兒聚家塾奉議命題使屬對曰亞夫為將屯軍細柳之營衆閣筆未能下安人忽從旁代曰召伯治民聽訟甘棠之舍聞者異之歸任氏為中奉大夫

大常少卿諱文薦之婦奉議郎知瑞金縣諱道宗之配事舅姑以孝謹稱夫婦如賓相勉以正少卿嘗以公勤廉和戒其子夫人每諷道之曰此家訓謹勿忘少卿捐館舍甫卒哭知縣哀毀繼歿夫人年二十有八生計蕭然子女七人俱在齟齬內外親屬有不堪其憂者安人毅然自守莫敢奪其志執夫之喪哀戚備極既免喪不御華飾族黨游觀無所預聞家有則內外肅然自奉簡約食喜蔬素登堂奉姑必具甘旨冬裘夏絺縫紉補拆先期而辦家之用度刻苦搏節

享祀問遺與教子束脩悉從其厚親戚急難倒篋以周之忘其家之貧也晨興諸子就學莫歸使環几而坐孤燈夜績課以誦讀率漏下三十刻乃寐風雨寒暑不渝句讀訛謬為之釐正卷帙爛脫為之補綴旦而誨之必曰汝家多難生理素薄汝輩勉自植立勿忝乃祖則吾雖勞無憾迫其入仕也猶力以先訓勉之聞士夫之廉勤者輒悚然曰君子哉汝輩能若吾願足矣晚年諸孫皆既就傳尚諄諄誨督不忘其初安人持身處家既盡其道而義方之訓施於

子孫者尤切故其諸子皆能以少年聯翩學校  
 接踵世科娣如相勉飭亦皆以不教子為恥感  
 發奮厲而少卿之子數人其諸孫皆無白丁者  
 實安人啓之邦人稱頌之曰盛哉有子如此嗟  
 乃母之教也所以望其子者亦恨不得與諸任  
 齒而安人未嘗以科目為已足也猶責之以廉  
 勤謹恪使必能繼少卿之業而後已蓋其少長  
 習聞兩家儒學之素而天資之高又有以知人  
 道之所當先而不可緩也世之慈子嗜利忽詩  
 禮而事驕逸卒以敗其家者多矣以一婦人乃

能於艱棘之中勉其子以有立而少卿之門日  
 昌而大是不謂之賢乎哉嘉定乙亥明禋安人  
 以子官封太安人享年七十有四已卯七月  
 日以疾終于適寢將易箒神色不亂子男六人  
 長 早夭次惟明國學進士次一鶚鄉貢擢  
 第今為朝散郎知建昌軍次一鳴國學待省次  
 騰國學生 年而 次一龍由國學與其兄一  
 鶚為同年進士今為奉議郎前知江州彭澤縣  
 女一人適建寧府司理王榕孫男七人俊老椿  
 老泗老濟僧澤僧崧老女八人適進士潘公植

周誠餘在室以 年 月 日附葬于懷  
安縣杜塢山之原惟明以安人之行不可無述  
也率其諸弟而屬筆於翰惟昔先君御史於少  
卿為道義之交於少卿族弟為姻婭之好翰也  
遊知縣父子間聞安人淑德懿範者非一日雖  
衰晚不文不敢辭謹撫其遺事可傳於世者如  
右謹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朝奉大夫華文閣待

制贈寶謨閣直

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

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

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自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

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  
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  
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  
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  
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  
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  
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  
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故事  
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虜  
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  
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  
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  
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  
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  
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經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  
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  
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

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  
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譽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  
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  
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  
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  
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

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  
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  
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  
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  
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  
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  
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  
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  
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

未可謂備三答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

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  
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  
閒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  
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  
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  
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  
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  
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  
寵是左右望而固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  
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  
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  
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蒙居幾二十年  
閒闕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  
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憮惻愛民如已隱憂興  
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  
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  
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  
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  
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

留網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  
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  
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数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  
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  
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  
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  
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  
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

書院勅額及

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

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盾疑問難  
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  
求粟里陶靖節之屋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  
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  
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  
之大務莫大於郵民郵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持以稅重為苦正緣二  
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  
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

賦重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  
選將吏覈共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  
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  
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  
貲到軍之日惟望掬歛剝削以償債負總餽餉  
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  
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  
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  
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  
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

託之私而剝削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  
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  
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  
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  
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  
損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  
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  
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  
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  
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生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跖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  
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  
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  
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  
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  
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  
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  
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

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  
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  
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  
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  
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  
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  
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入  
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  
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

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士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木饑易提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

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具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卒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

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  
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  
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始取軟熟易制之  
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  
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  
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  
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  
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

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  
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猾  
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  
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  
采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  
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  
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經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  
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

羣小相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抹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竝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自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

施行乞行著令及請盼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于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抹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盖急於抹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

至挺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  
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  
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  
念主土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  
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  
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  
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  
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  
民隱至廢寢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  
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

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  
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  
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  
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  
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  
貫頭科數惟慮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  
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  
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  
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  
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

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  
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  
坊為萬戶於抹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  
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  
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  
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  
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  
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  
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  
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

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  
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  
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  
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  
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  
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  
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  
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  
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

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  
大盜積者即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  
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  
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  
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  
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  
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  
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  
遂歸尋令雨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  
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

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  
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  
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  
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  
故橫肆觝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  
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䟽毀程氏之學  
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  
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  
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  
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  
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  
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  
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  
重者有司議刑六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  
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  
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  
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  
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  
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

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  
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  
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  
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  
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  
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  
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  
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  
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  
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

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  
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  
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  
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  
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  
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  
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  
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  
而察之此為天理即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

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  
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  
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  
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即以足疾丐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䟽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即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仕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

不許轉朝奉即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

上悟復先生復召

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

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和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

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  
自王抃既遂之後諸將羌除多出此人之手陛  
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  
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  
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  
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  
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  
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  
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力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  
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  
邪佞僕薄闒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  
謂講讀亦始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  
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  
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傳賓客既  
職輔導而唐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  
以唐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  
唐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  
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  
傳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  
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  
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庶事庶子各復其職至  
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  
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  
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  
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  
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  
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  
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

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  
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  
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率而加之於位是以除  
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  
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  
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  
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  
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

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

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其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被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

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僊精勞力  
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  
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  
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  
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  
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息以抗公道明  
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  
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

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  
有指道學為和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  
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  
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  
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  
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  
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未  
有日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  
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

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  
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郎  
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  
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  
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  
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  
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  
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  
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  
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

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  
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  
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  
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  
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  
為菴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廸功郎高  
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  
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  
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

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  
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  
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  
便及其宣德意勝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  
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  
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  
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  
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  
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  
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  
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  
之人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  
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  
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  
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  
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  
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  
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  
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

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  
五人為之立廟 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  
勝又聞 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益憂懼  
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  
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  
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  
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  
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  
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  
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 今上即位不

果上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  
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  
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  
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  
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  
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  
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  
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

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訴然樂

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緻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負數邵州邊

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  
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面辭待制  
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  
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  
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  
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  
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  
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  
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

議臺史悼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  
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  
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  
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礫之  
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即賜紫章  
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  
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  
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  
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  
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即免稱賀皆從之復

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  
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  
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  
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憂苦  
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  
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紓無異尋  
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閑  
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  
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  
軍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

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  
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  
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草臣恐名為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  
致亂未復申言殫宮之下不宜偏聽臺史膠固  
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  
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  
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  
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  
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

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文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卒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

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 孝宗祔廟  
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 僖 宣二祖奉  
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  
議 僖 順 翼 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  
太祖皇帝首尊 四祖之廟以 僖祖為四廟  
之首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 僖祖於  
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 僖祖有廟與稷  
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  
祀 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  
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

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  
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  
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  
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  
尊奉 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  
實無益於 太祖之尊而徒使 僖祖 太祖  
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彊弱於冥之中并使  
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  
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 太祖當日追尊帝號  
之心而默推之則知 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

此必有所不忍又况 僖祖祧王遷於治平不  
過數年 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  
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牽之而莫敢廢者  
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 僖 宣  
二祖析 太祖 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  
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  
下基本蓋出 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  
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 僖 宣廟室更創  
別廟以奉 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傳  
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

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為  
劄子畫圖以進 上然之且曰 僖祖國家始  
祖 高宗 孝宗 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  
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  
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  
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 上意諭廟堂而事竟  
不行經生李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  
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 上之立也丞  
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  
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

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  
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  
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  
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  
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  
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  
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  
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

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  
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  
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  
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  
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  
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  
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  
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

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  
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然之自號遯翁以  
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  
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  
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  
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  
言昨來䟽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  
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  
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  
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

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  
定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  
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修  
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  
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  
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為  
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  
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  
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  
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々引用以至御相

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  
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  
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  
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擠  
羣小之勢已成侂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  
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冑伏誅  
凶徒愴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  
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  
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

平居倦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  
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  
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  
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  
其事君也不眨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倍以  
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  
十年閒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  
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韋齋先  
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

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李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偏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

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顛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李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

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

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

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  
網常之青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  
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當其存之也虛而靜其  
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  
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  
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  
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  
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

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  
未明而起淡衣幅衣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奔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  
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  
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  
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  
閒內外斬、思義之篤怡、如也其祭祀也事  
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咸備至飲食  
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  
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  
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  
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  
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  
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  
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

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  
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  
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  
昧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書則求  
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  
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  
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  
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  
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  
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

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  
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  
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  
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  
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  
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牽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  
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

大義鬱而不章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  
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  
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  
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  
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  
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  
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  
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

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哉我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我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孳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

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摠衣  
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  
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  
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  
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  
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  
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  
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律曆兵機  
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

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為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  
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  
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  
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  
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  
是殆天所以相斯文薦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  
德黃翰尤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  
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若問溫公喪禮曰

踈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  
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  
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  
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憖  
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  
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  
西銘解楚詞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  
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  
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

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  
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  
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  
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  
集注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  
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  
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  
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乎生為文則  
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  
哀輯錄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

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  
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  
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  
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  
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  
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  
鑑鐸銓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  
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  
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

女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  
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  
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  
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行  
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  
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  
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  
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青得統之正者不過  
數人而能使斯道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  
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  
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  
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  
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  
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  
鑑鐸銓鉉鑄鉅從政郎新羗監行在雜買務雜  
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  
辟羗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羗遣餘業進士

女九人壻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  
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  
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  
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行  
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  
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  
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聲歎則悲愴哽  
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  
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青得統之正者不過  
數人而能使斯道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  
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  
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  
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  
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  
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  
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餘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  
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間見參以  
叙述真誅之文定為草藁以諭同志反覆  
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  
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  
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大繁者  
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  
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  
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

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

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具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

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  
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  
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  
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  
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  
之難知也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  
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  
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為之  
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  
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翰謹書